

第一章 嘗試抱大腿

院子裏紅梅映雪，晨起的日光帶著寒意灑下來。

陸婉凝已病了三天，偏偏太醫瞧不出是什麼病，只說是太過多思，得靜養。

為此，丫鬟婆子全都打起精神伺候，片刻也不敢馬虎。

祥雲端著藥進了屋，小聲問吉月，「該要出門了，王妃差人來問，郡主起了沒？」

吉月往屏風後頭看了看，遲疑片刻說：「郡主不舒坦，不如就算了？」

裏頭的雕花床上躺著個妙齡少女，香腮雲鬢靠在枕頭上，額上的汗細細密密的冒出。

若是以前，吉月早就近身伺候，去替她擦汗了，只是這幾日她總是有些怪異，不許人靠近。

這會兒陸婉凝睡得香，兩個丫鬟對視片刻，到底沒有要去喊她起來。

祥雲剛預備退出去，陸婉凝便睜了眼，「祥雲，去與我娘說一聲，我這便起來。」

對於郡主明明不舒坦，卻還要去赴宴的事情，兩個丫鬟沒有絲毫的奇怪。不是因為旁的，只因今天的宴席上，未來的郡馬也會去。

祥雲出去回話，吉月則選了大紅的長裙進來要替陸婉凝更衣。

陸婉凝自己爬起來，淡淡掃了眼吉月手中的衣裳，搖搖頭坐在桌前漱口洗臉，由著吉月替她梳妝，方道：「這幾日頭疼發夢，瞧這衣裳太過扎眼了，妳去給我尋素淨些的過來。」

吉月瞧著銅鏡裏那張嬌豔絕倫的臉，心中暗暗稱奇，今日是怎麼回事？

陸婉凝的祖父乃是大周朝的功臣，也是唯一被先帝封賞賜了王爵之人，異姓王類比親王，可真真是頭一遭，這王爵還是更迭不削的鐵帽子王。

據說陸婉凝出生時有九彩飛鳥繞在王府上空，久久徘徊不去。當日先帝便收到邊防捷報，龍顏大悅，當即冊封她為昭陽郡主。

陸婉凝漸漸長成，更是生得冰肌玉骨，傾國傾城，見過之人無不驚歎其美貌，在京城裏，她可比宮裏的公主還要風光呢。

正是因為如此，陸婉凝生來性子便很驕縱，只要是她喜歡的，一定要立刻送到她的手中，平時的穿戴也無不是華麗非凡之品，尤其愛著紅衣。

她生得美，自是壓得住，大紅的顏色穿在她的身上，更是襯得她如驕陽一般奪目。

吉月雖然疑惑，還是聽話的取了件鵝黃的裙子。這條裙子是新製的，但陸婉凝嫌太素淨，一次都沒有穿過。

陸婉凝就著她的手穿上衣服，在銅鏡面前照了照，嗯，這一件不錯，不會有喧賓奪主的感覺，「就這件吧。」

她望著銅鏡中的自己，用力的點點頭，深吸一口氣。

能不能保住全家的命，就看今天能不能順利了。

馬車一路行至賀國公府，未等陸婉凝下車，她便看到府門口站著一眾貴婦貴女，為首的正是賀國公夫人與小姐賀嬋。

今日是賀嬋的及笄禮，這也是陸家過來參宴的原因。

不過，那一眾千嬌百媚的姑娘之中，最惹人注目的並非打扮得千嬌百媚的賀嬋，

而是她身邊的施傲寒。

施傲寒一襲白衫，只在袖口用銀線繡製花紋，長髮簡單挽了個髮髻，剩餘的披在腦後，在鬢邊簪了朵白花，未有多餘的首飾，如此簡單更襯得她嬌柔惹人憐。

施傲寒是賀國公夫人施氏的外甥女，自幼無父隨母姓，不容於族人，去年秋母親亡故之後，她千里迢迢來到京城投奔姨母。國公府的人待她親和，加之她聰慧機靈，倒也討得大家的喜歡，賀嬋對她這個表姊便如親姊妹一般。

不只如此，她自己爭氣，自幼琴棋書畫無一不精，詩詞歌賦更是了得，又因水仙一般的樣貌，僅僅一年便有了第一美人的名聲。

陸婉凝斂眉不再看，跟在母親身後下了車，一路拾級而上，跟著見禮。

鎮南王妃正是賀家嫁出去的小姐，此次參宴相當於回娘家，便也不那麼拘束。

同樣是表姊，賀嬋對陸婉凝可遠遠比不上對施傲寒那麼好。

「故意的！」她眉毛一豎，到底顧忌著是在外面，只敢小聲嘀咕，可附近的人都聽得清清楚楚。

陸婉凝只當沒聽見，跟著母親一個一個的行禮。

此番動作卻叫在場的貴女看花了眼，昭陽郡主何等風華，從來都是豔麗無雙的，但可能看慣了她錦衣華服的樣子，今日這銀白裘氅裏頭露出鵝黃的衣裙，反倒讓人眼前一亮，原來郡主這般楚楚動人，竟比她對面的施傲寒還更美貌幾分。

有貴女沒忍住，見著鎮南王妃與賀國公夫人幾位還在寒暄，便在後頭偷偷交頭接耳。

「郡主這番裝束，比以前更好看了幾分。」

「就是，誰說郡主之美只靠衣衫飾物的？」

「哼，我可早就說過，施傲寒根本就沒有昭陽郡主貌美，當不得京城第一美人。」

「第一美人又不是只看相貌，郡主可沒有施姑娘那般的才情。」

這些討論鎮南王妃等人沒有聽到，可陸婉凝和施傲寒是聽得清清楚楚。

陸婉凝斂眉微笑，其實是陰錯陽差，她今日單純是覺得不好穿得太濃烈，畢竟是人家的及笄禮，她不要喧賓奪主，也沒有跟施傲寒撞衫，她可沒有在別人及笄禮上穿一身白的興趣愛好。

只能說她和施傲寒天生就是對手，哪怕穿完全不相干的衣服，都能惹得旁人拿她們作比較。

陸婉凝不是這裏的人，只是機緣巧合穿進一本古代羅曼史裏，成為書中的同名女配，施傲寒則是這本書的女主角。

許是陸婉凝多看了施傲寒兩眼，施傲寒越眾而出，單獨對她行禮問安，「陸表妹好。」

陸婉凝心中一陣惡寒，原主看不上無父喪母投奔姨母的施傲寒，從來都是冷言冷語，更厭惡她故意攀親喊表妹。可施傲寒大概是腦子有病，不管人前人後都非要喊一聲表妹，這不是找虐嗎？

當然，現在的她不是原主，根本就沒想過要刁難施傲寒，點了點頭，還了半禮，「表姊好。」

這一舉動可驚呆了在場的貴女，陸婉凝出門從來都是橫著走的，別說施傲寒了，就是宮裏的公主也沒受過她的半禮，今天這是太陽打西邊出來了？

不過還沒等她們反應過來，就聽到賀嬋冷嗤一聲。

「哎喲，今日妳可太不一樣，這衣裳換了，人也變得有禮貌了？不愧是要嫁入傅國公府的人。嘖嘖嘖，為了討軒哥哥的歡心，妳可真是費盡心思，當旁人不知道妳是什麼性子，難道妳以為處處學著我表姊，就能得到軒哥哥的心了嗎？」

這話可真是誅心得很，所有人都知道陸婉凝愛慘了傅國公府的世子爺傅榮軒，甚至不顧兩府相交不睦，整天跟在他身後跑，最後想盡辦法讓太后下了賜婚的懿旨。但據說傅榮軒曾在友人面前直言，說昭陽郡主空有皮囊，囂張跋扈，俗氣至極。此番動靜，那邊寒暄的夫人們自然聽到了，登時都尷尬不已。

賀國公夫人急得不行，回頭狠狠的瞪了女兒一眼，「嬋兒！」

陸婉凝倒是淡定得很，賀嬋說的是原主，並不是她，雖說在別人看來是她，但她並沒有什麼心理負擔。

原主性子冒冒失失，總覺得施傲寒這個新來的第一美人搶了自己的風頭，不喜歡她已久，即便書中原主此刻還不知施傲寒與傅榮軒有情，但已經因為嫌棄她的身分，與她槓上了好幾次。

今日陸婉凝想了很久，原男主厭惡她，原女主的梁子也結下了，她如今想不理會他們已是來不及，按照書裏的進度，兩個月後二人大婚，就是陸家節節敗退的開始。

她現在能做的就是儘量挽救王府的狀況，再不濟也要保住一家子的性命。至於原本的男女主角，她會想辦法退掉親事，然後能躲就躲，躲不掉也儘量不要去接話，免得惹麻煩。

這麼想著，陸婉凝微微一笑，走上前挽住賀國公夫人的胳膊，「舅母，您光顧著跟我娘她們說話，都不管我們，天兒冷得很，舅母也不讓我們進去。」

賀國公夫人有了臺階，鬆了一口氣，連忙笑盈盈說著，「哎呀，都是舅母不好，可凍著我家凝兒了？來來來，我們進去吧。」

如此，周圍的夫人也都跟著放鬆下來，說說笑笑，一起往府內走。

「裝什麼裝！」賀嬋原是心有不甘，想要小聲嘀咕一句，偏偏氣不順，這一句顯得格外明顯。

賀國公夫人臉漲得通紅，不明白女兒今日是發生了什麼事情，她回頭喝罵一聲，

「嬋兒，妳若再胡說八道一句，我便……」

賀嬋算是丟了大臉，又覺得心中委屈，索性嚷開了，「本來就是，她做出這個樣子，不就是想要在傅家哥哥面前表現她的溫柔大方嘛。她平日裏什麼樣兒，我們又不是不清楚。」

賀國公夫人急得上前想要捂住女兒的嘴巴，今日來的貴夫人這麼多，都可能是嬋兒將來的婆家，她便是再不滿，也不能當著眾人的面說出來啊。

施傲寒見狀，連忙擋在賀嬋面前，連聲道歉，「姨母，都是我的錯，是我不好，請姨母莫要生表妹的氣。今日是表妹的及笄禮……陸姑娘，都是我的錯，如果妳

要怪罪的話，怪我好了，表妹是無心的，她也只是替我抱不平罷了。」

她本就長得柔弱惹人憐，此刻梨花帶雨的模樣好不可憐，就這麼幾句，周圍與她交好的貴女便心疼起她與賀嬋，目光紛紛帶著責備看向陸婉凝。

呵，竟然是個綠茶啊。剛剛喊表妹，這會兒就是陸姑娘了？連聲郡主也不喊？

陸婉凝本來覺得只要將男女主湊作堆，她便無事一身輕。現下看樣子不可能啊，這綠茶婊分明就是衝著她來的。

她只是不想惹事，又不是怕事！

陸婉凝低頭之間，也做出一副驚詫的樣子，不可思議的看著施傲寒，「表姊說什麼呢？我……我何曾要怪罪表妹了？」

施傲寒覺得今天的陸婉凝怎麼哪兒都不太對？若是以前的她，不是早該大鬧一場嗎，怎的這般和顏悅色？

還不等她反應，陸婉凝又帶著委屈說：「而且，表妹為何要替妳出頭？我……剛剛有什麼對不住妳的地方嗎？」

這下所有人都反應過來，是啊，剛剛郡主就對施姑娘說過一句話，還是施姑娘主動喊表妹，她回了一句表姊好，賀嬋又何須替她出頭呢？

賀嬋一把將施傲寒拉到身後，兇狠的瞪著陸婉凝，「妳有什麼事情衝著我來，欺負她算什麼本事？我為什麼替她出頭，妳不知道？哼哼，明明不喜歡她，看她時眉毛都皺起來了，還要裝出一副溫柔模樣，當我們都是瞎子嗎？」

陸婉凝往後退了一步，左右看看，整個人搖搖欲墜，眼淚盈盈欲落。

她本就生得美，今日又沒有穿豔麗張揚的衣裳，更顯得楚楚可憐。

「妳怎麼會這麼想我？我……」陸婉凝歎了口氣，「我的確皺過眉頭，那是因為我有些不解，今日是妳的及笄禮，為何她要穿一身白衣，似乎有些不吉利……但我又覺得，妳們關係好，妳都不介意，我……自然不會說什麼。」

賀嬋一震，下意識往施傲寒身上掃去，眉頭也皺起來。是啊，今日是她的及笄禮，這麼喜慶的日子，表姊為什麼要穿這一身？

施傲寒連連擺手解釋，「不是的，因為我還在孝期……我知道你們守孝都是一年，但我們那裏的習俗需得守孝三年……」

其實守孝是應當的，但既然守孝，就不該參加各種宴請，穿著孝服參宴，對主家是非常無禮的行為。她如果迫不得已要參宴，完全可以選擇穿素服，妝飾簡單素淨些，而不是像這樣明晃晃穿著孝服。

陸婉凝也不給別人反應時間，搶先點頭，像是替施傲寒解圍一般，「原是如此，其實這本是一件很小的事情，我也……真的沒有做什麼啊。」

她的確無辜，總不能因為看到別人衣衫不合時宜皺了下眉，就要定個不該皺眉的罪名吧？

賀國公夫人心頭煩躁得很，剛好裏頭有嬤嬤出來請，她連忙喝止住還要搶話的賀嬋，帶著大家一起進去了。

廳堂內時不時有人過來請安，各府的小姐、公子先去前廳賀國公那邊拜賀，再來內廳賀國公夫人這邊拜賀，然後便能去外院或者花園、花廳玩耍了。

陸婉凝沒有出去，請過安她便規規矩矩坐在母親身邊。她雖然有一點原主的記憶，又知道原書的一些情節，但著實都不多，只知道開了年之後，太后薨逝，陸家節節敗退，最後落得家破人亡的境地。

她既然替了原主，就要想辦法保住自己和家人，絕不要讓書裏那些淒涼的場景出現。

而她如今跟男女主都不對盤，能想到的辦法就是重新抱個大腿。如果沒有猜錯，今天她想要抱的那個大腿將會出現，她得把握時機，博得他的好感。

陸婉凝的眼神開始往外瞟，這樣子落在旁人眼中，則是認為，她大概迫不及待要見傅榮軒了。

有夫人開口打趣，「咦，剛剛還看到傅國公夫人，現在怎麼沒見著人呢？王妃，你們鎮南王府與傅家馬上就要結親了，恭喜恭喜啊。」

鎮南王府與傅國公府雖都是武將世家，但兩家並不和睦，要不是陸婉凝十分喜愛傅榮軒，巴巴的苦求太后多日，兩家是怎麼樣都不可能結親的。

不過因為陸婉凝喜歡，鎮南王妃對傅榮軒的感覺也不算差。當下只是笑著點點頭，「多謝郝夫人，我家這丫頭被我寵壞了，如今要出嫁了，我可時刻擔著心，到人家裏去，也不知當不當得好媳婦兒呢。」

郝夫人是個爽朗的性子，加之鎮南王府尊貴，不是她能比擬的，自是撿好聽的話來說：「王妃何須發愁，便說我們做女兒家的時候，不也都是頑皮的嗎？等成了親自然就懂事了。再者，就我看呀，郡王天生是人中之鳳，嫁過去那是傅國公府的福氣呢。」

一席話說得鎮南王妃甚是開懷，連帶著對郝夫人也格外親暱起來。

坐在上首的賀嬋氣得牙癢癢，明明是她的及笄禮，這些夫人貴女都圍著陸婉凝做什麼？回回都是這樣，陸婉凝分明是故意的！

賀國公夫人生怕再出什麼幺蛾子，連忙說了聲，「傲寒，妳帶著嬋兒先進去梳妝，一會兒該成禮了。」

賀嬋自然是不樂意的，但施傲寒握住她的手，眼神往陸婉凝身上示意一圈，賀嬋鼓著嘴，咬牙點點頭。

剛準備走，就聽見一個婆子過來通稟，「夫人，瑜王殿下過來了。」

陸婉凝眼睛一亮，立刻坐得端正。她要抱的大腿過來了，沒想到這麼快就能見到本尊，可真讓人激動啊。

瑜王盛瑾瑜，在原書裏是唯一一個沒有被女主的美貌才情所吸引的男子。雖說後來奪嫡失敗，但那是兩年後的事情，如今陸家被皇帝疑心的時日已經快要到了，要想保住家人保住她自己，必須立刻行動。

反正這個大腿目前是抱得的，以後的事情以後再說。

陸婉凝兀自開懷，並沒有發現，準備離開的賀嬋在聽到這聲通稟之後，馬上停下腳步，任憑施傲寒怎麼拉扯，她都不肯再走一步，只是直直地看著門口。

大門口，玄衫上繡著金色蟒紋的男人步履沉穩，目不斜視走進來。他劍眉斜飛入鬢，有種不怒自威之感，原是俊逸的相貌，但薄唇輕抿，一看就不是好親近的。

那慢條斯理的姿態之中透著些慵懶，無端端叫人覺得這人該是畫中仙，不該站在他們當中才是。

原本各自說笑的女兒家，此刻全都止了聲，更有那春心萌動的少女，只這麼一眼，就已經緋紅了臉色。

他是瑜王，除了鎮南王妃之外，他無須向在場的任何人行禮，故而只是走到鎮南王妃身邊行了常禮。

抬眉間便看見坐在鎮南王妃身後的少女，正眨巴著一雙大眼睛，笑盈盈的看向他。陸婉凝見盛瑾瑜看過來，連忙露出一個討好的笑容，脆生生喊著，「表兄金安。」盛瑾瑜眼中露出些許驚訝神色，陸婉凝時常入宮陪伴太后，他也時常見到她，只是不曾單獨說話。今日她主動說話，他不由得多打量她一眼，覺得她似乎與之前有了許多不一樣的地方，少了些俗氣，多了種空谷幽蘭的氣質。

沒有細想，盛瑾瑜也並沒有應聲，轉身去了賀國公夫人面前，點頭示意，「姨母微恙不能見禮，著本王送來賀喜之禮，還望夫人笑納。」

賀國公夫人哪裏有不應的，當下眉飛色舞的點頭，想要多與他寒暄之時，他卻已轉身翩然離去。

他來得快去得急，在場的人卻沒有一絲詫異。

盛瑾瑜深得皇寵，比起皇后嫡出的太子都要風光幾分，又因彷彿謫仙的風姿，對他心存愛慕之人不在少數。只不過許是隆寵太過，很有些目中無人，走到哪裏都是這麼一副冷冰冰的模樣，叫人望之生畏。

陸婉凝眼見要抱的大腿走了，立馬坐不住了。她才喊了一聲，還沒想法子搭上話呢，可當著這麼多人的面又不好說話，還是得想辦法單獨見面。

眼珠子一轉，她捂著肚子，附在鎮南王妃耳邊說：「娘，我有些不太舒坦，先去更衣啦。」

鎮南王妃知道她素來機靈，正要多問幾句，只是這時候來了幾位夫人，不好不搭理，就這麼寒暄幾句的功夫，陸婉凝已經沒了影。

陸婉凝一路小跑，賀國公府是原主的外祖家，從小在這裏橫著走，憑著原主的印象，這裏的路她十分熟識。

順著小路繞過去，在內外廳中間的長廊上，果然見著盛瑾瑜帶著小廝往前行路。

怎麼搭話？跌倒扔帕子？是不是太過俗氣了……

不過須臾間，陸婉凝想到法子，迅速走到盛瑾瑜面前，恭恭敬敬的行了禮，「表兄安好。」

盛瑾瑜眉眼微抬，他眸色漆黑，像是一口深不見底的井，總是透著一股幽幽寒意。聽見陸婉凝喊他，他不曾停頓，逕自往前走。

陸婉凝愣了愣，因他腿長，行路又極快，她只得小跑著跟上，「表兄……呃呃，瑜王殿下，你等等我嘛，我有話與你說。」

盛瑾瑜這才停下腳步，面色顯出不耐，「何事？」

剛剛在廳堂裏人多聽不太清，此刻聲音近在咫尺，陸婉凝的心竟不自覺怦怦亂跳起來。

怎麼會有人這麼帥，聲音也這麼好聽？如果不是知道兩年後他就病殤，她簡直要為他尖叫了。

盛瑾瑜見她只是呆愣，不耐煩的神色更濃，抬腳又要走。

陸婉凝回過神，急急開口，「是……是這樣的，表兄，我這幾日身子不適，不曾入宮侍奉太后娘娘，聽聞她病情加重，我心中甚是擔憂，不知表兄……」

「沒有。」

陸婉凝尚未能反應過來，「什麼？」

「本王近日忙碌，不曾入宮。」盛瑾瑜原本在往前走，卻不知為何停下來，好整以暇的側頭去看陸婉凝，微微彎下腰靠近她一些。

他幹麼？陸婉凝驚呆了，此番兩人靠得極近，若遠看，像是要擁抱一樣。

「郡主若是想知道太后娘娘的近況，不如去問問妳真正的表兄，喏，他在那邊！」

陸婉凝一回頭，果然見到不遠處的假山處站著四個男子，為首的正是太子盛辰逸。盛辰逸是皇后的獨子，皇后與鎮南王妃一樣出自賀家，兩人是嫡親姊妹，故而盛辰逸正是陸婉凝的親表兄。

不過這麼看過去，最顯眼的倒不是俊雅的盛辰逸，而是他身邊站著的另一名男子。陌上人如玉，君子世無雙。難怪原主會非卿不嫁，不依不饒的糾纏這麼多年，似乎用最美好的語言都無法形容出他的俊逸。

那人正是原書的男主傅榮軒。

陸婉凝有些興致索然，傅榮軒帥則帥矣，毫無靈魂，而且許是自知長相不俗，時刻端著架子，彷彿開屏的公孔雀一般。

其實原書裏面對傅榮軒人神共憤的外表做過詳細的描述，但在陸婉凝看來卻有些太過了，比起盛瑾瑜，傅榮軒只能說是弟弟。

陸婉凝這麼想著，忍不住又看了眼盛瑾瑜，嗯，這才是真正宛若謫仙之人，原主真是個瞎眼的，看上傅榮軒，怎麼就看不上盛瑾瑜呢？

盛瑾瑜眉心微蹙，他不是個有耐心的，眼前這少女若非是皇祖母最在乎的晚輩，他也不會陪她站在這裏這樣久。只是她這一眼是什麼意思？她心心念念的公子來了，她不該盯著傅榮軒瞧嗎，怎麼一個勁兒看他？

陸婉凝拉了拉盛瑾瑜的袖子，繼續說：「可是太子殿下不愛搭理人，我也不喜歡見到他。表兄今日可會入宮？幫我向太后娘娘問好可以嗎？」

這女人有病嗎？太子不愛搭理人，他就喜歡搭理她了？還有，太子才是她親表兄。

「不去。」盛瑾瑜抬腳就走。

陸婉凝看著他的背影，琢磨著在別人面前抱大腿，實在不太好抱啊，還是算了。她「哼」了一聲，扭頭走了。

然而她的行為在太子那群人眼裏可不是這樣，他們都知道她有多喜歡傅榮軒，喜歡到從來不會與旁的男子有任何親近的態度。雖然不知道剛剛發生了什麼，但大概是與瑜王走到一起，怕傅榮軒誤會，這才灰溜溜逃走的。

有公子揶揄的看著傅榮軒，「世子還有兩個月就能抱得美人歸了，昭陽郡主此等身段樣貌，是一等一的美人啊，可真叫人羨慕。」

傅榮軒心中有一股氣，他不喜歡陸婉凝，一向懶得關注她，可今日不知道為什麼，她不像平日那般豔麗，竟然多了種柔情似水的感覺，可那柔情似水不是對著他這個未婚夫婿，而是對別的男人，這讓他非常不開心。

仔細一想，陸婉凝這種虛榮的女子，大抵是發覺瑜王亦是樣貌非凡，身分又在他之上，這便動了旁的心思吧，所以連裝束都換了？果真叫人噁心。

傅榮軒心中的情緒難免露了出來，只淡淡道：「不過爾爾。」

幾個公子便調笑開了，「也就傅世子敢說這句話，可要小心，將來閨房之中美人不願……我們都知道郡主性子烈，哈哈。」

傅榮軒更是惱羞成怒，冷笑一聲，「憑她？俗不可耐。」

如此，幾人肆無忌憚地對陸婉凝評頭論足，身為未婚夫婿的傅榮軒再沒有任何表示。

盛辰逸也面無表情，彷彿他們議論的是戲臺上的戲子或青樓裏的妓子。

倒是盛瑾瑜路過的時候，淡淡看他們一眼，冷笑道：「背後議論人豈是君子所為？此舉是不將鎮南王府放在眼裏嗎？」

他為人一向冰冷，眾公子立刻噤聲不敢再說。

盛瑾瑜又看了眼傅榮軒，繼續道：「為人夫當相敬如賓，傅世子文武雙全，京城第一公子，私下竟是這般任由旁人欺辱家眷之徒。」

他的語氣有些嚴厲，但因他是皇帝最疼愛的兒子，便是太子也不得不避其鋒芒，更何況他所言沒有分毫差錯，一時間傅榮軒竟毫無應對之詞。

不知怎的，傅榮軒覺得這冬日裏的暖陽有些灼熱，曬得人後背都冒出汗來，風一吹，更不舒坦了。

他自認為並非是輕薄女人之人，陸婉凝仗著家世高，哄得太后下了賜婚的旨意，他抗拒不得只能接受，可他心中對那樣的女人沒有分毫好感。

友人敢在他面前這樣議論陸婉凝，正是因為他平日的輕縱，他是故意的。

陸婉凝那般庸俗之人如何配得上他？他總會想法子離開她，與自己心愛的女人在一起。他心中的妻另有其人，又怎會在意旁人是如何評價陸婉凝？

傅榮軒心中不服氣，可面上依舊是謙謙君子的模樣，拱手應聲，「瑜王殿下所言甚是，是榮軒錯了。」

「何須與本王認錯，你並非對不住本王。」盛瑾瑜似笑非笑看他一眼，抬腳走了。

傅榮軒一滯，瑜王這是什麼意思？難不成還想他去陸婉凝面前當面致歉？

他的臉一下子漲得通紅，惱怒的回頭去看，但盛瑾瑜早已走遠。

原本大氣都不敢出的眾公子們這才紛紛出言安慰，表示瑜王殿下只是隨口一說罷了。

第二章 渣男賤女

賀嬋是賀國公的么女，及笄禮辦得隆重，許多客人衝著國公爺的面子過來應應景，但實際上及笄宴一般都是請相熟的夫人和密友過來慶賀便可，是以今日的及笄禮設在花廳。

陸婉凝記得，往小路繞過去，會看到池塘邊的一座拱橋，拱橋那頭就是花廳了。

時辰快到了，她琢磨著，那就直接去花廳吧。

過了小路，果然見著拱橋，陸婉凝開開心心的往橋上走，就看見施傲寒從花廳出來，與丫鬟說了句什麼，而後往這邊走過來。

兩人在拱橋上相遇，施傲寒溫溫柔柔行了禮，「陸表妹。」

陸婉凝依舊如之前一樣還了半禮，「施表姊好。」

在原主的記憶裏，施傲寒就是個破落戶，不值得關注，但今日之前的那些交鋒，讓陸婉凝不敢掉以輕心，這個施小姐可不是個簡單的。可記憶沒法給她更多的提示，什麼都只能她自己摸索。

陸婉凝還了禮，並不想與施傲寒多待，立刻便要下橋往花廳去。

施傲寒挪動腳步，剛好就擋在陸婉凝面前，她目光有些悽楚的看著陸婉凝，伸手想要握住她的手，「陸表妹，我與軒哥哥情投意合，還請陸表妹放過他，成全我們吧。」

陸婉凝臉上滿是錯愕，旋即反應過來，原來就是這一日，原主從丫鬟嘴裏得知傅榮軒的私情，怒氣衝衝在拱橋上找到施傲寒，將她推入水中，從這以後，三人的虐戀情深開始了。

但是現在，因她跑去找盛瑾瑜，沒有聽到丫鬟議論傅榮軒與施傲寒私情的話，繞開了主動找尋施傲寒的路，結果還是陰錯陽差上了拱橋見到施傲寒。

等等，施傲寒主動說出她與傅榮軒的私情？所以原本說出這件事的丫鬟，很有可能也是施傲寒安排的？

書裏的那一段是——寒冬臘月，池水冰涼刺骨，但陸婉凝怒火中燒，伸手便將施傲寒推落水中……

陸婉凝心中咯噔一下，就聽見施傲寒大叫一聲，整個人快要越過圍欄往池塘跌去。電光石火之間，陸婉凝伸手用力將施傲寒一拉，施傲寒跌在地上，而她自己因為救人沒有站穩，身子有大半翻過圍欄，就要掉下去了。

原主會功夫，這會兒多少有點用，只是陸婉凝反應沒有那麼靈敏，等她用手撐住圍欄之後，雖然沒有掉下去，但頭重重的撞到圍欄上，登時劃開一道長長的血口子，她頭暈目眩，在貴女的尖叫聲中暈了過去。

昭陽郡主為了救不小心落水的施姑娘，撞到圍欄暈厥過去的事情，很快就傳到前後院，鎮南王妃和大兒媳衛氏嚇得魂飛魄散，急急忙忙趕去陸婉凝暫歇的院落。

院子裏，施傲寒衣衫單薄，看起來悽楚可憐，跪在那裏彷彿被寒風摧殘的花朵，此刻哭得完全不能自抑。

賀國公等人趕過來，有不少公子跟在後頭前來瞧熱鬧。

傅榮軒也來了，但他不是來瞧熱鬧，而是擔心心愛的姑娘受委屈。

如今一瞧，果然傲寒受了委屈，竟被人責罰跪在院子裏，寒風瑟瑟，她連個外氅都沒有披，就這樣跪著。

定是陸婉凝跋扈囂張，將一切過錯推到傲寒身上，還說什麼救了傲寒，陸婉凝那

樣的人，不害傲寒就已經了不得了，怎可能救她。

可是這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

傅榮軒心急如焚，偏生這裏人太多，他根本就不能衝過去，抱著心愛的女人勸慰，只能生生忍著，等著事情儘快水落石出。

鎮南王妃急匆匆趕來，壓根就沒看見跪在地上的施傲寒，急不可耐的詢問，「凝兒呢？發生了什麼事情，怎的那麼危險的拱橋，竟然沒有丫鬟僕婦看守？我兒若出了什麼事情，我定要你們好看！」

她並不是對著施傲寒說的，但施傲寒卻膝行上前，匍匐在地哭訴著，「都是我不好，王妃莫要怪她們，若非是我……郡主也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，都是我的錯……是我不好，王妃要怪就怪我吧，我甘願受罰……」

哭哭啼啼，就是說不出個所以然來，還是一旁的貴女七嘴八舌，說是施傲寒要落水，陸婉凝將她救上了，但自己撞到圍欄才會這樣。

鎮南王妃可沒空去追究施傲寒為什麼會落水，心急火燎進了房，瞧見床上面色蒼白的女兒，心疼得無以復加，轉頭斥責跟在一旁的兒媳，「讓妳看好她的，妳怎的讓她跑出去了？」

衛氏今日也跟著一起過來賀喜，她嫁入府內已有四年，最知道婆母性子，當下連忙問旁邊守著的丫鬟，「大夫怎麼說？郡主可無事了？」

丫鬟支支吾吾半晌，才說還沒來得及請大夫。

鎮南王妃勃然大怒，「國公府什麼時候破落成這個樣子？連個大夫都請不起了嗎？這般不曉得事，實在是可惡至極！昭昭，我們現在就回府，妳讓人拿著我的牌子入宮請太醫！」

衛氏也氣惱不已，她們得了消息趕過來，前後總有一炷香的功夫，竟然連大夫都沒有請，這豈不是可笑得很？

院子裏一團亂，傅榮軒尋著機會走過來，要將施傲寒扶起。

他滿臉心疼，恨不能立刻就將她擁入懷中，「傲寒，妳受苦了，快起來，地上涼。」

施傲寒哭得臉都紅了，搖搖頭說：「若郡主不原諒，我便不起來。」

傅榮軒心中忿忿，「她……又不是妳讓她受傷的，她怎能如此苛責於妳，此等惡女，實在是……」

施傲寒哭得更厲害了，「是我的錯，她都受傷了，我卻在這裏安然無恙，你不可以這樣說她。」

傅榮軒只覺得施傲寒是天下間最美好的女子，她這樣大方善良，受了委屈卻隱忍不說，只是不想別人為難罷了。

此時賀國公夫人抵達，狠狠的剗了還在拉扯不清的兩人一眼，又急急忙忙往房間裏去。

屋內更是一團亂，鎮南王妃執意要走，旁邊兩個賀家的婦人正在勸慰著，說是傷病之人不好挪動云云。

「王妃……小姑，都是我的不是，是我沒有安排好，今日來的人太多了，是我疏忽。大夫已經去請了，小姑還請給嫂嫂一點顏面，今兒是嬋兒的及笄禮啊。」

到底是自己的娘家，鎮南王妃忍了忍，想著陸婉凝身體不適的確不好挪動，勉強點了頭，還是忍不住說了句，「嫂嫂也不是頭幾年掌家了，怎的這麼點小事都處理不好？若是精神頭不好，倒不如將事情交給旁人主理。」

賀國公夫人臉色微沉，勉強打起精神點了頭。

衛氏替陸婉凝擦擦汗，雖說心疼她，到底心中鬆了口氣。小姑子受了傷，他們王府就在理，至少不會像從前那樣，小姑子惹了禍事，要她拉下臉面去給人賠禮道歉。

陸婉凝在睡夢中似乎極其難受，手動了動，嬌嬌柔柔的喊了聲，「疼……」

衛氏連忙招呼丫鬟遞水過來，小心翼翼的握著陸婉凝的手，「凝兒？好些了嗎？」

陸婉凝悠悠轉醒，看著面前的衛氏，遲鈍了會兒才反應過來，腦子也慢慢清醒了，「好疼……」

衛氏見她想要起來，連忙按住她，勸著，「凝兒莫動，妳傷著了，大夫一會兒就來。妳先喝點水。」

陸婉凝喝了水，剛剛發生的事情總算一一出現在腦海裏。

書裏原主也受了傷，但因為施傲寒落水了，國公府人仰馬翻，鬧得不可開交。而且因大夫都去照料施傲寒了，王妃將原主帶回府才有人診視，此時已經誤了時辰，原主的額頭最終留了疤。

陸婉凝可不想重蹈覆轍，她問：「娘呢？」

衛氏解釋，「母親與舅母出去詢問當時的情況去了，凝兒莫慌，母親一定會替妳主持公道，不會讓妳白白受傷的。」

說話間，大夫過來了，給陸婉凝診視一番，便又將傷口包紮好，只說是小傷沒事。

衛氏皺眉問：「這麼大的傷口，當真只是小事嗎？」

大夫頷首，「對，無事。」

衛氏又問：「可會留疤？女兒家的肌膚最是要緊，這可不能留了疤。」

大夫眼神閃爍，開了服藥說，「按時喝便無事。」

衛氏這才放心下來，讓人送走大夫，細細端詳著陸婉凝，安撫道：「不會留疤，無事，凝兒莫怕。」

陸婉凝沒說話，原主是回王府診視的，按道理說王府的大夫怎麼著都不會差，若真的是小傷，怎麼會留疤呢？剛剛那個大夫的形色也奇奇怪怪的。

反正賀國公府可不像書裏表現得那麼簡單良善，也只有原主那個天真的姑娘，才會認為這是她外祖家，肯定都是疼愛她的。

外頭傳來紛爭聲，陸婉凝下床要出去。

衛氏連忙攔著，「凝兒，母親在外面，有什麼事情，母親都會護著妳的。這裏是外祖家，凝兒莫要擔心。」

就因為這是外祖家，陸婉凝才擔心，執意出去。

衛氏攔不住她，只得跟著。

待出了門，就見施傲寒跪在地上瑟縮成一團，又委屈又可憐。

傅榮軒站在一旁，怒目看著鎮南王妃，眼裏滿是不服。

鎮南王妃怒喝，「妳的意思是兒要推妳入水？」

施傲寒連連搖頭，「並不是，並不是，王妃，是我的錯，是我不好，郡主未曾傷我半分……傳世子，嬋兒，謝謝你們的好意，請你們不要再說了！」

賀嬋叫嚷著，「怎麼，她要推妳，還不讓人說了？若不是她推妳，她緣何要去救妳？分明是心有愧疚！」

「嬋兒！」

「娘。」

鎮南王妃一回頭，就看見陸婉凝額頭包紮著，因著失血過多，面色蒼白得幾近透明，整個人圍在銀白的狐裘裏頭，格外楚楚動人。

「凝兒，妳怎的跑出來了，怎麼不歇著？」

陸婉凝微微一笑，「我若是不出來，還不知旁人是怎麼編排我的呢。」

賀嬋一滯，「什麼編排，我說的本就是實情。」

陸婉凝按住鎮南王妃的手，讓她安定下來，挑眉看著賀嬋，「妳硬要說妳說的是實情，我且問問妳，當時妳在拱橋上？」

賀嬋搶白道：「我不用在拱橋上，想都能想到。」

「原來只用想一想就可以想出來實情，賀家小姐可真是厲害，比那萬佛寺的高僧還要厲害呢。」陸婉凝冷冷一笑，轉頭看向鎮南王妃，「母親，好端端的，您讓施姑娘跪著做什麼？」

鎮南王妃詫異的搖頭，「我過來的時候，她已經跪在這裏了。」

施傲寒連忙解釋，「是我讓妳受傷，我心中有愧，才跪在這裏請求妳的原諒。」

傅榮軒愣了愣，不是陸婉凝跋扈讓施傲寒跪下的嗎？不過此刻，他也沒來得及去思索這些細節。

陸婉凝繼續說：「妳的確該跪，我是堂堂昭陽郡主，可妳不知廉恥，不將本郡主放在眼裏，區區跪兩炷香的時辰，跪得還少了，繼續跪著吧。」

施傲寒不敢置信的抬頭看陸婉凝，整個人搖搖欲墜。

傅榮軒再忍不住了，喝道：「陸婉凝，妳說什麼？」

陸婉凝好整以暇地看著他，繼續說：「我說什麼，傳世子心中沒數嗎？傳世子就不想知道施傲寒為什麼會去拱橋上？她與我說了什麼，又為什麼要故意歪向圍欄，險些落水？」

她將「故意」兩個字咬得極重，也將拱橋上的事情說得明明白白。

賀國公夫人開口說道：「凝兒，妳施表姊不是故意的，妳怎能這般汙衊她。」

陸婉凝勾了勾唇，「還真是好笑，事情的原委都不清楚，一個兩個都在這裏給我扣帽子，說是我汙衊她，可真是我的好舅母和好表妹啊。」

賀國公夫人心中一慌，陸婉凝這孩子衝動易怒，但平時與她算是親近，對長輩也頗為有禮，今日怎麼這副樣子？

鎮南王妃是個一心護犢子的，當下便不高興的說：「是呢，嫂嫂一來便與施傲寒妳一句我一句，非要把這件事情說成是我兒的錯，不知道的還以為我兒做了什麼天怒人怨的事情呢。」

賀國公夫人額上的汗滾落下來，訕笑一聲，「這是哪裏的話，我也不過是……寒兒那丫頭一向乖巧聽話，從不惹是生非……」

「妳的意思是兒就處處惹是生非了？」鎮南王妃生氣的瞪圓了眼，「真是好笑了，我兒來舅父家弄得一身傷，還被人說成這副樣子。明兒我便進宮面見太后，與太后好生說道說道。」

她咄咄逼人，賀國公夫人只好行禮道歉，表示自己不是那個意思。

陸婉凝一雙眼只盯著施傲寒看，這人見人愛的傢伙根本不是聖母白蓮花，而是喜歡噁心人的綠茶。

她見施傲寒又要開口攪錯，搶先說道：「母親，我不想待在這裏了。」

鎮南王妃心疼她，連連點頭，「好，他們這樣欺辱妳，不留也罷！」

陸婉凝卻沒急著走，只是又說：「還有，母親回去便派人去傅家將兩家的庚帖換回來吧，我也不想做那個惡人，平白無故惹人嫌。」

她語氣低沉，又因剛剛受了傷，整個樣子更是可憐至極。

傅國公夫人正在傅榮軒身邊，努力想把他拉回去，不讓他替那個孤女出頭，聽到這麼一句，整個人如遭雷劈，「不是，郡主……不，這是發生了什麼事兒？好端端的，郡主……」

陸婉凝平靜的說：「在拱橋之上，施傲寒已經坦白了，她與傅榮軒情意相通。從前我不知道，如今既然知曉了，我也不是那等巧取豪奪之人，換回庚帖便罷。」

傅榮軒不敢相信的看著陸婉凝，又看看施傲寒，完全不明白事情怎麼會發展到這個地步。

傅國公夫人自不敢依，連忙說道：「這事兒一定是有什麼誤會，軒兒，你說句話啊，是不是有什麼誤會？」

傅榮軒如鯁在喉，他說什麼？否認嗎？他的確愛的是施傲寒。可承認嗎？這親事是太后賜下的，如若親事沒了，太后大怒，他們傅家吃不了兜著走。

陸婉凝譏諷一笑，「誤會？沒有誤會的，就算剛剛在拱橋上我還是半信半疑，這會兒見著傅世子站在施姑娘身邊的樣子，我也全都明白了，不是嗎？」

傅國公夫人的臉色一會兒紅一會兒白，狠狠揪著兒子的手臂，要他去給陸婉凝道歉。

陸婉凝繼續說：「只是我非常好奇，當初我向太后娘娘求賜婚之前，不是沒有問過傅家的意思。傅世子既然不樂意，緣何要應下這門親事？」

衛氏已經收拾好了，陸婉凝也不理會其他人，跟著鎮南王妃往外走，走到院子門口的時候突然覺得很噁心。

她原本想趕緊讓位，讓男女主湊到一起，沒想到今日見了男女主，才發現原來是渣男賤女啊，再細細的想，什麼狗屁，他倆做的事情，憑啥要她來替他倆背鍋？

陸婉凝頓了頓腳步，反正仇怨結下了，她不能光自己噁心。

「還有一事，我十分好奇。施姑娘看來是個孝順之人，又與妳娘相依為命，可至今妳母喪不足十六個月吧？」說完便走了。

在場的人立時察覺陸婉凝言下之意，京城裏的習俗是守孝十二個月，若施姑娘是

在四個月之前與傅世子有了感情，那便是孝期失貞；若在之後才有了感情……傅世子與郡主訂親已經是半年前的事情了，她一向可都是喊郡主一聲表妹的呢。更何況今日在國公府門口，施姑娘自己說了，她要替母守孝三年。

施傲寒如墜冰窟，她百口莫辯，剛剛陸婉凝的話是在告訴所有人，她不要臉，勾引別人的未婚夫婿，還如此不孝，孝期失貞，這樣的大帽子扣下來，她怎能承受得住？

周圍那樣多的人，全都用異樣的眼神看著施傲寒，她眼前一花，暈了過去。

賀嬋一聲驚呼，「表姊，表姊，妳怎麼了？來人啊，快請大夫，表姊暈過去了！娘……快去讓人請太醫啊。」

及笄禮是一個女兒家最要緊的日子，及笄意味著長大了，可以訂親了，宴請親朋好友的意思也是告訴大家，有合適的兒郎，可以考慮自家女兒了。

只是賀嬋這麼一呼喊，卻讓在場的夫人們都有了計較。

剛剛鎮南王府的郡主受傷暈厥，人家還是賀國公的親外甥女呢，可沒見著賀家上下多麼緊張，大夫都是等鎮南王妃來了才請的。如今這寄居的施家女丟了臉子自己不好意思暈厥過去，賀姑娘竟這般大呼小叫，足可見是個拎不清的。這樣的女兒家，身分再是高貴，娶回家可是個麻煩。

賀國公臉色鐵青，狠狠的瞪了自家夫人一眼，喝了聲，「還不快讓人將她扶下去，丟人現眼！」

除了賀國公，傅國公的臉色也著實不好看，那樣一個破落戶一般的女人，自家兒子竟跟失了魂似的巴巴上趕著，甚至還想要去抱她？真是氣煞人也！

他顧不得給賀家面子，一甩袖子喝了聲，「傅榮軒，給老子滾回去！」

如此，還未到及笄禮的時辰，整個賀家已經亂成一團了，眾位客人都藉口有旁的事情，紛紛起身告辭。

賀國公府的某座亭子裏，盛瑾瑜與對面的男人相對飲茶。

男人是賀家長房的獨子賀南風，賀家長房夫妻過世時，他尚且年幼，如今十餘年過去了，他早已長大成人，只是自祖父過世之後，他在賀家便成了邊緣人物。

盛瑾瑜挑挑眉，「出了這樣的事情，你不用去管管？」

賀南風給盛瑾瑜斟茶，「與我何干？」

盛瑾瑜輕笑一聲，見著鎮南王府的人浩浩蕩蕩的離去，他慢條斯理看了一眼，忽而笑起來，「今日瞧來，你家這個表妹倒是有意思得很。」說的是陸婉凝。

賀南風抬頭看過去，眉眼眯了眯，這個表妹年幼時他倒是常常見著，是個天真又刁蠻的小丫頭，兩人關係還不錯，她常常纏著他買糖葫蘆，倒是比隔房的族妹要有趣得多。不過後來他出外遊學，兩人生疏許多，前幾日回京給她送禮，她也只是不鹹不淡的，如此便更疏遠了些。

盛瑾瑜見賀南風不應聲，斂眉笑起來，「怎麼，你也覺得傅榮軒擇選得當？那施家孤女更配他？」

賀南風輕輕勾唇，「施家孤女？瑜兄莫要瞎說，那一位可不是孤女，他們打的什麼主意，你我都清楚。陸婉凝那丫頭若是真的藉由此事認清傅榮軒的本心，那倒是她的福氣，可只怕是……難啊！」

京城眾人皆知，陸婉凝對傅榮軒是如何癡心一片，沒有人相信今日陸婉凝說要退親的話是真心的，大抵等到明日，她便又死死追在傅榮軒的後面跑了。

盛瑾瑜也不知為什麼，想起今日那小丫頭偷偷摸摸去尋他，扯些莫名其妙的話套近乎，就覺得有意思，彷彿是想要偷吃東西的小貓，對著小魚乾饞嘴……

不對，他可不是什麼小魚乾。

盛瑾瑜繃了繃嘴角，就是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傢伙，平日眼高於頂，眼裏只有傅榮軒那道貌岸然空有皮囊之人，今日倒不知為何，竟會主動找尋他。

莫非是看膩了傅榮軒，起了別的心思？

不知道為什麼，明明他覺得自己會很討厭那個刁蠻的丫頭，可此刻察覺那丫頭的心思，他竟沒有覺得反感，還有一絲隱約的開懷？

這不可能，他的開懷只可能是因舊友回京，難得相聚。

陸婉凝可不知盛瑾瑜對她的想法，她回了家立刻囑咐鎮南王妃入宮請太醫過來替她瞧傷，說是頭疼得要命，還口口聲聲嚷著，說賀國公府的大夫定然是個庸醫。鎮南王妃最是疼愛女兒，哪裏會不應？當下命人拿著她的牌子入宮去了。

陸婉凝拉住她的手，「娘，要太后娘娘身邊的太醫，我可不看旁的太醫，只要太后娘娘身邊的。」

鎮南王妃瞋了女兒一眼，「太后娘娘身子骨不舒坦，何必去麻煩她。」

皇后是她的親妹妹，請太醫這點小事，只用去跟皇后宮裏的人說一聲就成，哪裏需要勞師動眾驚動太后。

然後陸婉凝不依不饒，「我不，就要太后娘娘身邊的太醫，我就要嘛！」

鎮南王妃沒辦法，只好讓人去請。

太醫來得倒是快，跟著太醫一起的，還有太后身邊的桂嬪嬪。

「太后聽聞郡主受了重傷，心中憂思，命奴婢跑一趟，要看著郡主無恙才能安心。」

鎮南王妃過意不去，「讓娘娘掛念了，其實也不大要緊，國公府的大夫瞧過了，不過是些小傷，是這孩子不聽話，非要驚動太后娘娘。」

陸婉凝及笄之前，一年總有半年住在宮裏，桂嬪嬪是看著她長大的，哪裏會覺得她不聽話？等細細看過，見她精神尚好，這才放心。

陸婉凝拉著桂嬪嬪的手，嘟囔著，「桂嬪嬪，我這陣子沒有入宮瞧太后娘娘，也不知道她好不好。桂嬪嬪可有伺候好太后娘娘？娘娘可睡得好吃得香？」

桂嬪嬪眼睛都笑眯了，連聲答了幾個好，像哄小孩子一般哄著陸婉凝瞧傷。

太醫認真診斷陸婉凝額上的傷痕，臉色越來越嚴峻。

鎮南王妃瞧得心驚肉跳，「太醫，可是我兒的傷有什麼不妥當不成？」

太醫搖搖頭，「郡主的傷口有些深，須得好好照顧。這藥膏是誰開的？又是誰給

她上的？可還有開其他藥方？」

衛氏連忙拿著藥方過來，遞給太醫，說：「藥膏和藥方是賀國公府的大夫開的，上藥的手法是大夫教我的，我親手給郡主上的。」

太醫摸了摸長長的鬚鬚，認真檢視一番，「這藥膏沒什麼問題，只是用的不是活血化瘀的藥，若是夏日用能讓傷口好得快一些，冬日裏用，傷倒是能好得快，可只怕會留疤。而且這個藥方與藥膏相沖，若塗抹這種藥膏，配上這藥方，怕是傷不僅好不快，疤痕還會越來越嚴重。」

鎮南王妃眼神凝重，因賀國公府是她的娘家，她從來不曾疑心，可這樣聽下來，卻是心驚膽顫，她自幼生在高門內宅，深知內宅陰私何等可怕。

她不由自主的抬起頭看向女兒，凝兒今日這般鬧騰，難道也是有所察覺？

陸婉凝已經叫嚷起來，「娘，嫂嫂，我就說了吧，那大夫就是個庸醫，哼，妳們還不信我。」

鎮南王妃無奈的看著凝兒，這孩子自幼天真，哪裏會有這樣縝密的心思？

太醫是個圓滑的，見狀連忙又說：「若是尋常大夫，恐不知這兩種藥物相剋，一時失察也是有的。王妃莫要擔心，待我重新開藥，不過幾天，郡主的額頭便能恢復如初。」

陸婉凝待太醫開好了藥，又拉著太醫詢問太后的情況，還叮囑桂嬪嬪，「過些日子我爹爹回來了，我就與爹爹一起入宮去看望太后，嬪嬪回去要照顧好太后，莫要讓她憂心旁的事情，我們一切都好。」

桂嬪嬪眼神閃爍，知道陸婉凝的意思是，今日不過一點小事，不必鬧到太后跟前。去。

待得鎮南王妃帶著人都出去了，陸婉凝連忙起身，在房間四處翻找著。

吉月端著藥碗走進來，好奇的問：「郡主在找什麼？趕緊來喝藥吧，奴婢替您找。」

陸婉凝撓撓頭，想了想，問：「我記得我有一支玉笛，據說是和闐玉所製，觸之升溫，音色絕佳，那支玉笛在哪裏？」

吉月想了想，去後面的小庫房，將放玉笛的盒子拿出來擦拭一番，才送到陸婉凝面前，「郡主怎麼想起這支玉笛了？奴婢記得這玉笛是前幾日賀家表少爺歸京的時候送來的。」

陸婉凝不記得什麼賀家表少爺，只是知道這枚玉笛通體不凡，後來大婚時，傅榮軒看中玉笛，她送給了他，他卻轉頭送到施傲寒的手中。

施傲寒就是憑藉這枚玉笛，在人前吹了一曲，得了什麼京城才女的稱號，甚至這玉笛成了施傲寒和傅榮軒感情纏綿的證明。

她的笛子，又是這般名貴的東西，送那渣男賤女做什麼？倒不如送給要抱的新大腿，嘿嘿！

吉月好奇的看著笛子，她家主子不會吹笛，這是要做什麼？

陸婉凝想一想，招手讓吉月過來，「我有個事情，妳幫我安排一下，讓人跟著施傲寒和傅榮軒。」

吉月遲疑片刻，今日的事情她都知道，郡主不甘心也在意料之中，但是幹麼要跟

著傳世子，解決施傲寒不就得了？其實依著她的看法，郡主壓根不用在意這些，就施傲寒那個身分，怎麼可能對郡主產生威脅，哪怕嫁給傳世子，施傲寒也只能是個妾呀。

「跟著他們？這……要不要告訴王妃？」

陸婉凝搖搖頭，「別告訴我娘，但我大嫂若是發現了，不用避開。」

吉月不明所以，但也只當是她不甘心，老老實實的點頭，下去安排了。

桂嬪回了宮，的確沒有將陸婉凝被國公府庸醫誤診的事情告訴太后，只細細說了郡主一切都好，傷得不重。

太后臉色潮紅，精神頭非常不好，靠在榻上許久才緩過來，微笑著說：「凝兒那孩子最是怕疼了，這一遭可夠她受了，可憐見的。阿桂，你去哀家的庫房給她多尋些玩意兒，哄哄她開心。」

桂嬪笑得開懷，「娘娘記掛郡主，但郡主不是小孩子了，娘娘可知為什麼郡主一點小傷就鬧騰著要驚動您？」

太后疑惑的抬起頭，她太瞭解陸婉凝那孩子了，嬌氣得很，一點小傷要她的太醫親自過去診視，也只有那孩子這麼大膽。

桂嬪繼續說：「郡主長大了，奴婢原先也以為郡主嬌氣，去了才知，她是記掛著娘娘，問奴婢好些娘娘好不不好的話，還說等過幾日王爺回來，要跟著王爺一起入宮來看娘娘呢。」

太后的臉笑成一朵雛菊，「當真這麼說？是誰說凝兒嬌慣壞了的，這般可心人兒，怎會是嬌慣壞的孩子。」

「就是。」桂嬪又道：「王爺打了勝仗，太后可莫要再憂心了。」

只是她這麼勸，太后臉上的笑容反而凝固，眼中的擔憂神色反而更重了，「功高震主……也不知熙兒那孩子什麼時候才能懂啊。」

第三章 百姓跪迎有蹊蹺

第二天一早，陸婉凝興奮的帶著吉月和祥雲，拿著準備好的禮物出門了。

她要去找盛瑾瑜送禮，都說禮多人不怪，她想過了，只是單純的寒暄不好拉近距離，如果送禮的話，更能得到別人的好感。

聽說盛瑾瑜是個全才之人，只不過為人太過冷淡不好相與，所以名聲不如太子那麼好。但不要緊，她對自己很有信心，她長得好看，如果嘴再甜一點，就更討人喜歡啦。

盛瑾瑜一直在禮部當值，年關將至，許多與大周交好的小國都派大使前來覲見，他需得替皇上出面接見。

陸婉凝乘坐馬車，兩個丫鬟則戰戰兢兢，實在不明白為什麼這個節骨眼上郡主要出門，竟然還是要去禮部找尋瑜王殿下。瑜王可是見了誰都沒個好臉色的男人，據說連皇上都要讓他三分。

郡主還是這樣大張旗鼓的去，回頭要是傳出什麼不好聽的來，豈不是不太好？

陸婉凝也不是沒想過避著人，但實在是沒辦法，盛瑾瑜神龍見首不見尾，她總不能去瑜王府逮他吧？思來想去，還是頂著致謝的名義，光明正大去找他好了。到了禮部，陸婉凝帶著兩個丫鬟進了禮部大門，禮貌的問小吏，「瑜王殿下今日當值嗎？」

小吏驚訝的看著眼前的姑娘，他自是不曾見過，只覺得若是天仙也不為過吧。不過這個姑娘怎麼找瑜王找到這裏來了？

他支支吾吾許久，實在無法開口拒絕，只紅著臉點頭，「我這就去……替您通稟。」陸婉凝微微一笑，微笑擊中小吏的心，他一顆心怦怦跳了許久，走到裏面才想起，還未曾問那姑娘是哪一家的，不知該如何通稟。

待得盛瑾瑜聽到小吏來報，頗有些好奇，這小吏什麼都說不出來，漲紅著臉只說有個天仙來找他，問是哪家的姑娘，小吏也說不出來。

倒是與盛瑾瑜對坐的禮部尚書，臉上露出曖昧笑容，「殿下既然忙，下官不打擾殿下，且先去安排大魚使臣一事，待得殿下歸來再做定奪吧。」

盛瑾瑜沒說什麼，去了外頭的客室，就見陸婉凝坐在桌前，正好奇的盯著桌上的花餅。

客室不在禮部院內，這花餅大概是小吏們費盡心思才買來的零嘴，可眼前這位郡主哪裏是吃這些粗食之人？

他輕咳一聲，「昭陽郡主尋我，所為何事？」

陸婉凝聽到他的聲音，立刻抬頭展眉一笑，只笑得那身後的小吏覺得自己的魂魄都要升天，激動得不能自己。

盛瑾瑜不知怎麼，心有不悅，揚揚手示意小吏退去，這才慢條斯理端坐在陸婉凝對面，餘光輕輕打量她。

比起昨日，今日的陸婉凝裝束更簡單，沒有隆重的飾物與妝容，倒讓他想到一句話——濃妝淡抹總相宜。

陸婉凝拿起茶壺給盛瑾瑜奉茶，笑咪咪的說：「是這樣的，思及幼時有一次在宮內混玩，從樹上跌落，幸而表兄路過救我，讓我倖免於難。年幼不知事，竟一直未曾報答，每每想到，心中甚是有愧。」

盛瑾瑜狐疑的看著她，她是瘋了嗎？救她的時候，她也不過七八歲的樣子，如今過了九年才來說什麼報答，這不是太奇怪了嗎？

而且從昨日到今天，他一直搞不明白，為什麼她一口一個表兄喊得這麼自然？的確，太后娘娘出自鎮南王府，若論這樣的親緣，喊一聲表兄也未嘗不可，但眼前這女娃娃從小就是個高傲的，宮內的皇子，除了太子，她可沒把任何一位放在眼裏，平日喊一聲王爺或者殿下，那已經很了不得了。

陸婉凝示意吉月將玉笛的匣子放在桌上，又道：「表兄，從前是我不懂事，如今我長大了，曉得分辨是非黑白，這玉笛我不會吹奏，不妨贈給懂它之人。」

盛瑾瑜沉了臉，這玉笛他如何不知？那是他去鄰國巡遊時，賀南風特意託他尋到的好物，說要送給幼妹，他還以為是送賀嬋，沒想到送到鎮南王府了，更沒想到如今竟還物歸原主了。

昭陽郡主是什麼人？她可不是大方到什麼東西都會拿去送人的，若此刻與她對坐的是傅榮軒，他倒是一點都不好奇，但此刻是自己坐在這裏……

這女人還真是，見一個愛一個，光看皮囊，難道他與傅榮軒一樣，會被這些俗物所迷惑？

盛瑾瑜深吸一口氣，站起來要走。

陸婉凝一臉茫然，連忙攔住他，「唉，表兄，你怎的……」

盛瑾瑜回頭看著她，冷笑一聲，「本王忙得很，沒空跟妳玩這些沒用的遊戲。」

走到門口，他想了想，那玉笛是他好不容易尋到的，給陸婉凝可真是暴殄天物。

他回頭拿過盛裝玉笛的盒子，轉身就走。

陸婉凝被他這番舉措弄得雲裏霧裏，拉著身邊的吉月問：「他這是怎麼了？看起來冷冷冰冰，但為什麼又把我送的謝禮收了？」

吉月撓撓頭，試探的說：「許是……郡主，王爺一向冷冰，對誰都是那副樣子，何況最近京城裏的事情多，王爺不也說了嘛，他忙得很。至於那玉笛……奴婢覺得王爺是接受了您的道謝，所以才把玉笛拿走的。」

陸婉凝一拍腦袋，「妳說得沒錯，一定是這樣，嘿嘿，完成，走吧，我們回家！」這麼敷衍嗎？吉月認真想了一圈，又覺得有些自豪，以前郡主只知道追在傅世子後面，現在肯聽旁人的話了，是件好事。以後她一定多多思考，好好替郡主分憂解難。

臘月十八，鎮南王凱旋，京城上下無不歡喜，百姓們出外相迎，一直排到城外十幾里。

陸婉凝帶著吉月坐在馬車上慢悠悠的往城外駛去，原本鎮南王妃是不樂意的，但拗不住女兒的苦求，只好勉強答應，安排了侍衛護送她去。

陸婉凝好奇的撩開車簾往外看了一圈，問：「今天難不成是什麼大日子？寒冬臘月這麼冷，都不貓冬，跑出來做什麼？」

吉月笑盈盈說：「郡主，他們出來是為了迎接王爺回京。王爺這次大敗漠北，立了大功，漠北已經送上大批的美人珍寶投降呢。」

陸婉凝雖然不知道具體過程，但原書中有這麼一段，鎮南王大敗漠北之後，居功自傲，將所有人都不放在眼裏，從這時候開始，皇上對他就有隱隱不滿之態。

如今看來，光是凱旋就有這麼大的陣仗，瞧起來總歸是不太正常的啊。

陸婉凝想了想，喊了停車，徒步前行了一陣子，瞧著這些百姓雖然部分人臉上帶著歡愉，但大部分對於一早就要爬起來排成幾排的行為多少都有些不滿，甚至還有幼童被凍得滿臉通紅，忍不住縮在婦人懷裏哭。

陸婉凝走過去，拿起帕子要替那幼童擦臉。

婦人連忙笑著擺手，「貴人，使不得使不得，我們怎配用貴人的帕子。」

說罷，她受驚一般，抱著孩子跑遠了。

陸婉凝眉眼微蹙，她不是這裏的人，沒有什麼高低貴賤的感覺，只覺得那婦人戰

戰兢兢的樣子讓她非常不舒服。

路邊一個老漢捶了捶背，跟旁邊的男人說：「耽擱一天，我這就少一天的工錢，唉！」

陸婉凝趕緊走過去，跟在兩人後面排隊，一邊問：「你們這是排什麼隊啊？有東西領？」

兩人瞧著陸婉凝一身綾羅綢緞，對看一眼，都有些猶豫。

但見陸婉凝生得好看，一雙眼裏全是純淨與天真，老漢還是解釋給她聽，「哪有什麼東西領，我們都是被迫的，是京衛所要求，說今天將軍凱旋，要我們所有人出來相迎……」

男人推了老漢一把，老漢連連擺手，「小姐，您莫要問了，你們這些人又不用這個天兒排隊，您也莫要混玩，回頭家裏人要擔心了，快回家吧。」

陸婉凝心潮起伏，回到車裏就把頭上的飾物全都拆下來，逼著吉月跟她換了衣服，又下車找地方排隊去了。

吉月急得不行，「郡主，好歹把皮裘披上啊，這麼冷，凍壞了怎麼好？」

凍壞了？陸婉凝搖頭，她身上是吉月的羊毛襖袍，怎麼會凍著？倒是街上排隊的那些人，不論大人小孩都是粗布衣裳，厚一點的無非是多幾層布，裏頭塞著一點點棉絮，一點都不保暖。

她跺著腳好不容易排到一條隊伍後頭，就有羽林衛拿著鞭子過來喊，「你們哪條街上的？快走，去城郊。」

有主事的男人開口，「昨兒官爺讓咱們就在這等著，如果去了城郊，這裏要怎麼辦？」

羽林衛兇巴巴的，「讓你們去你們就去，這麼多廢話！一會兒迎接了王爺，記得再回來，聽到沒！」

陸婉凝的鞋襪打濕了，非常不舒服，她磨磨蹭蹭想找什麼東西擦一下，羽林衛的鞭子就過來了。

男人趕緊攔住，「誼誼，官爺有話好好說，這麼冷的天，小丫頭可禁不起這一鞭子啊！」

前頭有人催，羽林衛罵罵咧咧的走了。

男人這才細細打量陸婉凝，瞧著她瓷白臉兒，長得十分貌美，心下好奇問：「妳是哪家的閨女？以前怎麼沒見過？」

陸婉凝左看右看，做出眼神慌亂的樣子，彷彿是跑錯了地方。

男人見狀歎了口氣，「妳不是咱們街上的吧，瞧妳穿得矜貴，是朝宗街上的吧，唉，妳排錯了。算了算了，今兒亂，妳就跟著咱們，別亂跑了哈。」

陸婉凝千恩萬謝，跟在男人後面，又問：「大叔，一個將軍凱旋就這麼大陣仗，不好吧？」

男人無奈的說：「上頭發話，我們能怎麼著？將軍以前是真的好，為國為民，但征戰這麼多年，唉……不好說。算了小姑娘，那些事也不是咱們平頭百姓該想的，好好聽話就是了。」

陸婉凝又問：「是將軍讓咱們排隊的嗎？可是將軍都不在京城，怎麼能讓人做這些事呢？」

男人笑起來，「傻姑娘，不是將軍是誰？將軍不在，其他人都不在嗎？哎呀，說著說著，我也說漏了，上頭不讓喊將軍，要喊王爺呢。」

陸婉凝見打聽不出來什麼，尋著機會溜走了。

回到車裏，她久久不能平靜，拉著吉月問：「妳說，今天這陣仗到底是誰安排的呢？我爹只是個將軍，有必要全京城的人都去迎接嗎？這是勞民傷財啊。」

「王爺厲害呢，所有人迎接表示隆重，許是皇上安排的。」吉月不在意這些，她低著頭替郡主解了鞋襪擦拭，著急不已，恨不能立刻回府讓郡主好好洗個熱水澡驅寒。

馬車一路前行，這是鎮南王府的馬車，自然沒有人阻攔。

到了京郊護城河處，馬車停下來，靜靜等著鎮南王陸鴻熙帶著副將等人的歸來。從一早候到午時過了，終於見前面有羽林衛大喊，「王爺歸京，王爺歸京，請放下護城橋！」

所有百姓聽到這話，立刻跪下高呼，「王爺威武！王爺威武！」

這樣震撼的場景，陸婉凝只在電視劇裏看過，她驚愕的掀開車簾往外看，就見那些已經冷得不行的百姓跪得瑟瑟發抖，卻依舊大聲高呼，而他們身後是羽林衛的身影。

陸婉凝心下大驚，書裏說鎮南王功高震主，是當真如此嗎？

她咬咬牙，下了馬車，走到隨侍的侍衛面前拉過馬匹便要上馬。

侍衛們哪裏敢讓，連忙勸說：「郡主，冰天雪地，王爺將要歸來，郡主莫要著急。」

陸婉凝回頭看著白雪皚皚的京郊，百姓們全都跪在這樣的冰雪之中。她之前不過是行走了一陣子，鞋襪就全濕了，他們跪在那裏，也不知身上濕了多少。那裏有普通百姓，還有老人小孩，他們就活該要受這樣的罪嗎？

「走開，我爹爹與兄長歸來，我自要親去相迎。」

陸婉凝一向囂張，她說的話無人敢不聽，侍從們只能跟在她周圍策馬前行，怕她摔著。

所幸原主武將世家出生，騎射不在話下，陸婉凝適應了一下便知道怎麼騎馬了。

待得見到前面一眾百人兵將，陸婉凝便知是自家爹爹回來了，她一路高喊，「爹爹，兄長，凝兒來迎你們啦！」

陸鴻熙耳力甚好，聽得聲音大喜過望，回頭與兩個兒子對視一眼，高興道：「聽到沒，是凝兒來了。」

他連忙甩鞭讓馬兒跑快些，果然見著前面馬背上，穿著銀色皮裘的少女正迎著風雪過來。

陸婉凝見了他，勒住韁繩，一下子翻身下馬，歡快的跑上前去。

陸鴻熙也下了馬，將女兒攬入懷中，待摸得她小臉被風吹得冰涼，連忙將自己的大氅脫下來，把女兒罩了個嚴嚴實實，方問：「凝兒過來做什麼？爹爹與妳兄長馬上就回去了，妳該在家裏等著才是。冷不冷？瞧妳的手都凍紅了。」

陸婉凝一派天真模樣，指著後面的護城河笑道：「爹爹，城中百姓不顧風雪，跪迎爹爹歸京，我身為爹爹的親女兒，又怎能不過來呢？」

陸鴻熙聽了這話，眉頭蹙起問道：「跪迎？」

陸婉凝詫異問：「不是爹爹安排的嗎？剛剛女兒問過了，他們也是被迫的。畢竟寒冬臘月，風雪交加，便是有心人願意來迎，也不至於全城百姓都過來呀，還有好多婦孺呢。」

陸鴻熙的眼神凝住，面上不悅神色更濃，但礙著女兒，他並沒有說什麼。

陸婉凝點到即止，伸手去摸陸鴻熙的臉，又咯咯笑著，「爹爹的臉也好冰啊，把衣裳給我了，爹爹要怎麼辦？」

陸鴻熙笑起來，點了點陸婉凝的鼻子，應道：「凝兒莫要擔心爹爹，走吧，回京啦。」

他也不要女兒這麼冷的天還騎馬，將她放在自己身後，策馬前行。

待過了護城河，果然見成群的百姓跪在地上，高呼「王爺威武」。

陸鴻熙身為大周將領，每每凱旋都有百姓迎接，他早習慣了這樣的場景，只是今日聽女兒這麼一說，便多長了個心眼，打量著人群，果然有不少穿著單衣的老弱婦孺，凍得瑟瑟發抖，卻還跪在那裏。

他心裏一酸，翻身下馬，讓女兒站好之後，自己對著百姓跪下高呼，「我乃大周將軍陸鴻熙，保家衛國是我陸家本分，爾等無須如此多禮，陸某受之有愧！」

呼喊完畢，他對著每個方向的百姓都磕了三個頭。

百姓們本來凍得不行，心中難免抱怨，可見著這高高在上的王爺，大周最厲害驍勇的將軍竟對著他們磕頭，當下都不知道該如何是好。

倒是有伶俐些的百姓又磕起頭來，「恭賀王爺凱旋，我們是自願的。」

一個帶頭，其他的連忙跟著磕頭，如此兩邊磕來磕去，倒是沒完沒了了。

陸鴻熙沉吟片刻，起身解開衣裳，脫了外衣，走到最近的那個老嫗面前，將衣裳給她披上，關切的說：「阿婆莫要跪在冰雪之中，小心傷了身子。」

老嫗哪裏肯接受他的衣裳，搖頭不應。

陸鴻熙力氣大，由不得她不應，只冷聲道：「我陸鴻熙身為陸家人，本就是為民而生，又豈能受此等大禮。阿婆莫要推辭，你們也快快起來，天氣太冷莫要凍著身子，快回去熬製薑湯，好生休養才是正經。」

他帶回來的將士們見狀，也紛紛脫下大氅解了外衣，送給人群裏的老幼，勸說他們回家去。

百姓們見著這般親和的王爺與將士們，哪裏還有一絲怨氣，全都熱淚盈眶，一步三回頭的離去。

而羽林衛則尷尬的跪在旁邊，留住百姓不是，跟著走也不是。

陸鴻熙倒是沒說什麼，回頭跟長子使了個眼色，又準備抱著女兒上馬。

陸婉凝想了想，如今歸來的將士們都沒有大氅和外衣，只著單薄的衣衫，如果她執意要將大氅還給父親，他恐怕也不會接受。

她便只嬌柔的輕呼一聲，彎腰捂著腿，淚眼汪汪看著陸鴻熙，「疼……」

陸鴻熙連忙扶住陸婉凝，「凝兒是怎麼了？快上馬，爹爹帶妳去瞧大夫。」

陸婉凝搖搖頭，「可能是見了爹爹與兄長太激動了，急著下馬就把腳弄傷了，剛剛凍得腳麻了沒感覺，這會兒穿著爹爹的大氅暖和過來，就覺得疼極了。」

跟在後面的副將低頭一看，「咦，將軍，郡主的鞋子都是濕的呢。」

陸鴻熙心疼壞了，連忙扶著女兒去了馬車邊上，招呼候在車邊的吉月，「還不快將郡主扶上去。」

陸婉凝不依，衝著陸鴻熙撒嬌，「我好久沒見著爹爹了，我要爹爹陪。」

陸鴻熙常年在外，跟兩個兒子親近，與這個自幼養在宮裏頭的女兒不甚親密。女兒幼時嫌棄他粗鄙，後來長大了又處處守禮，更不親近，這會兒撒嬌，他自覺心裏像是抹了蜜一般，哪裏會拒絕？

只跟身後的長子與副將叮嚀，讓他們先帶著將士們，該回家的回家，該去驛站歇息的去驛站。他是要先入宮覲見才能回府的，不過也不妨礙跟女兒同路一陣子。

上了車，陸婉凝便嘰嘰喳喳與陸鴻熙說著閒話，一邊抱怨母親管她管得嚴，一邊又說有一陣子沒入宮了，甚是想念太后娘娘。

陸鴻熙哈哈笑，點點女兒的鼻子，「妳個小嬌氣，之前覺得宮裏束縛多，太后娘娘宣召妳也不樂意去，如今怎的長了良心？」

陸婉凝翹起嘴巴露出不滿的樣子。

父女倆在車內其樂融融，外頭的鎮南王世子陸翰池與弟弟陸翰年對視一眼，相視而笑。

這個妹妹長大之後成天只知道跟在那傳榮軒後頭跑，父親與傅家老頭關係不甚好，訓斥過妹妹兩次，妹妹反倒生了氣。這兩年沒回來，連個隻字片語也不給父親捎去。如今倒是好了，妹妹如兒時那般機靈可愛起來。

陸婉凝彩衣娛親了一番，便又好奇問：「爹爹，你是王爺，他們做什麼喊你將軍呢？」

陸鴻熙解釋，「在戰場上不論爵位，只論真功夫，我是帶兵打仗的，當然是將軍了。至於王爺，那不過是先帝給你祖父的賞賜，原也算不得什麼。」

陸婉凝撫掌，「我便知道，我爹爹是最頂天立地之人。不過剛剛在路上，我聽得百姓說什麼不能喊將軍，得要喊王爺，這又是為什麼呢？」

陸鴻熙的臉色微沉，瞧著女兒天真的樣子，他心裏頭有了些計較，只是這計較自不好在女兒面前展現，便隨意說了句，「王爺是勳爵，非同一般，為了顯示尊重才稱呼一聲。不過是稱呼罷了，王爺也好，將軍也罷，都是無所謂的。」

陸婉凝做出興致缺缺的樣子，靠在陸鴻熙腿上，纏著要他講戰場上的事情。

陸鴻熙撿了兩樣小事說與她聽，瞧著離得皇城近了，便要起身下車，騎馬去往皇城。

陸婉凝攔著他，「爹爹，我之前讓人給太后娘娘遞過話，說是今日與爹爹一同入宮，去見太后娘娘呢。」

陸鴻熙誇她懂事，便一直到了皇宮門口才下車前行。

陸婉凝自幼嬌氣，太后是她的姑祖母，皇后又是她的姨母，她平日裏可比宮裏的

公主還要矜貴許多，回回入宮都會有關雎宮裏皇后派來的轎輦將她抬進去。

不過今日她沒有等關雎宮的人，自己跟著宮娥一路往壽康宮走去。

皇宮果真十分的大，陸婉凝足足走了近半時辰才到壽康宮。

早已有人進去通稟，桂嬪候在壽康宮門口，見著她連忙迎上來，「郡主來了也不先著人來說一聲，奴婢好安排人去接應。」

陸婉凝走得累，整個臉都紅撲撲的，大大的眼睛滿是笑，「嬪嬪說哪裏的話，人家想要見太后娘娘，怎的還要人去接？娘娘可還安好？」

桂嬪笑著點頭，「好，娘娘就盼著郡主過來呢。」

太后是老鎮南王的親妹妹，當年先帝奪嫡，數次困於危難之中，都是老鎮南王捨身救之，後來先帝登位，封其為異姓王，類比親王，還娶了他妹妹做皇后。

原書裏太后去得早，原主對太后的印象不深，待陸婉凝見著榻上的老婦，心裏竟無端端生出敬畏之感。

這就是上位者的威嚴嗎？

太后倒是一臉親和，招手喚她，「凝兒快到哀家這裏來，上回見著凝兒還是中秋宮宴上，也就一晃眼，還沒認真看呢，現在一瞧，凝兒竟然長高了這麼多，不過瘦了，是不是在家裏沒吃好？」

那倒不是，這一點陸婉凝清楚得很，原主身材甚好，但時下少女多追求瘦弱，傅榮軒與友人作詩時曾拿柳枝形容女子身姿，於是原主便嫌棄自己太胖，拚命減肥，想要有那弱不禁風的模樣。

真是蠢，瘦成一道光，難道不會硌得慌嗎？

陸婉凝發揮自己插科打諢的本事，討了壽康宮不少的零嘴，逗得宮裏從太后到小宮娥都笑得前合後仰。

陸鴻熙得了皇命過來看望太后的時候，便見著宮內一派喜氣洋洋的樣子。

宮娥進來回稟，說是鎮南王到了，太后眼睛立刻就紅了。

當年她嫁入宮內做了皇后，而哥哥娶妻後不過得了陸鴻熙這麼一子，便因隨著先皇出行遇刺，為救先皇身亡，而鴻熙這孩子，自幼在戰場上長大，是刀尖上舔血熬過來的，她為了陸家這麼一丁點血脈，不知道擔了多少的心。

如今好不容易盼著盼著，總算聽得侄子回來，她怎能不激動？當下起身，由宮娥扶著速速去了門口，見著陸鴻熙就淚水漣漣，「熙兒可回來了，來，讓哀家好好瞧瞧。」

陸鴻熙守著禮，先行跪下叩拜，「陸鴻熙拜見太后娘娘，望娘娘萬壽金安。」

太后將他拉扯起來，上上下下看著，感歎的摸著他的臉，「熙兒老了，你比皇帝大不了幾歲，可瞧瞧你這臉，黑了皺了。」

陸鴻熙嘿嘿一笑，「娘娘說笑了，下官年長皇上六歲，何況下官怎能與皇上相比？皇上是天子，當得永生才是啊。」

太后不再說，只緊緊握著陸鴻熙的手，又往後張望著，「池兒和年兒怎的不曾入宮？」

陸鴻熙連忙回答，「娘娘，下官是大將軍，回京得當面向皇上述職，池兒年兒並

無入宮資格，今日便沒有入宮。」

太后不悅，「你這孩子從來都是如此，哀家是你的姑母，想見見孩兒們，怎的還有這樣多的講究？」

陸鴻熙便又笑著，「娘娘，過些日子宮宴，他們自該面見娘娘的。」

宮宴上草草見上一面，只有女眷可以到後宮各位娘娘宮中敘話，可太后想見的又不是王府的女眷。

CrescentFamily